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通用语言在黔东南州的使用与推广——以凯里市为例

白佳宁
内蒙古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2
DOI:10.61369/ETI.2026070002

摘　　要： 改革开放以来，交通条件改善、城镇化进程加快、人口流动增强和基础教育普及，持续推动民族地区语言生态发生变化。以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凯里市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文献分析、问卷调查等方法，考察改革开放以来凯里市国家通用语言的使用范围、功能变化、推广机制及社会影响。研究发现，凯里市语言生态经历了由民族语言主导、国家通用语言辅助使用，到双语分场景使用，再到国家通用语言广泛应用、民族语言在特定场域延续的阶段性转变。国家语言政策、学校教育、人口流动和社会发展需求共同构成国家通用语言推广的主要动力。
关 键 词： 国家通用语言；语言生态；民族语言；凯里市；语言推广

The Use and Promotion of the National Common Language in Qiandongnan Prefecture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Policy — A Case Study of Kaili City

Bai Jianing
School of Marxism, Inner Mongolia Normal University, Hohhot, Inner Mongolia 010022

Abstract: Since the initiation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up policy,improvements in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accelerated urbanization,increased population mobility,and the universalization of basic education have continued to reshape the linguistic ecology of ethnic minority regions. This study takes Kaili City,Qiandongnan Miao and Dong Autonomous Prefecture,Guizhou Province,as a case study and combines literature review with questionnaire surveys to examine the scope of use,functional change,promotion mechanisms,and social impacts of the national common language in Kaili City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era.The findings show that the linguistic ecology of Kaili City has gone through a phased transition,from a system dominated by ethnic languages with the national common language used only as a supplement,to bilingual use across different contexts,and then to a pattern in which the national common language is widely used while ethnic languages remain active in specific domains. The shift is gradual. National language policies,school education systems,population mobility,and broader social development needs appear to be the main forces promoting the national common language.
Keywords: national common language; language ecosystem; ethnic languages; Kaili City; language promotion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交通改善、人口流动加快、城镇化推进和基础教育普及，黔东南民族地区的语言生态发生显著变化，国家通用语言逐渐由跨区域交往工具拓展至教育、就业、政务、商贸和网络社交等领域[1]。凯里市作为黔东南州州府，兼具中心城市、城乡接合部和民族村寨等多种社会空间形态，具有一定代表性。基于此，本文综合运用文献分析、问卷调查等方法，分析改革开放以来凯里市语言生态的变化、国家通用语言推广的动力机制及其社会影响。

一、改革开放以来凯里市语言生态的阶段性演变

改革开放以来，凯里市语言使用格局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即改革开放初期的民族语言主导阶段、城镇化进程中的双语分化阶段，以及新时代多场域双语并存阶段。

（一）民族语言主导、国家通用语言辅助使用

改革开放初期，凯里市部分民族村寨交通条件相对有限，居民生产生活半径较小，社会交往主要发生在村寨内部。在家庭生

基金项目：2025年内蒙古师范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专项资助（项目编号：YT20250027）。
作者简介：白佳宁（2001—），女，汉族，甘肃镇原人，内蒙古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Copyright ©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r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活、邻里交往、农事活动和民俗仪式等场景中，苗语、侗语等民族语言占据主导地位[2]。由于人口流动规模较小，部分居民接触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的机会较少，国家通用语言更多承担对外交往和事务性沟通功能，尚未广泛进入家庭和村寨内部生活。凯里市部分民族村寨形成了“村寨内部以民族语言为主、对外交往使用国家通用语言”的语言格局。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语言结构并非绝对封闭的二元对立，而是不同语言在不同场域中承担不同功能。民族语言主要服务于熟人社会内部的日常交往和文化传承，国家通用语言则主要服务于跨区域流动、公共事务处理和正式社会交往。

（二）人口流动推动国家通用语言扩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城镇化进程推进、交通基础设施逐步完善以及凯里市区域中心城市功能不断增强，凯里市与外部地区的联系日益密切。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青年跨区域求学以及外来人口进入，扩大了居民的社会交往范围，也使国家通用语言的实际使用需求明显增加[3]。这一阶段，国家通用语言的普及呈现出明显的群体差异和场景差异。青年群体由于接受学校教育、外出求学和务工，接触国家通用语言的机会较多，语言能力提升较快；中老年群体的生活范围相对稳定，仍主要使用民族语言。

（三）国家通用语言广泛使用与民族语言场域化延续

进入新时代，凯里市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教育、就业、商业和网络社交等社会活动进一步突破地域限制，国家通用语言的使用范围明显扩大。在学校教育、政务服务、市场交易、公共文化活动和新媒体传播等场景中，国家通用语言已经成为主要交流媒介。对于青年群体而言，国家通用语言不仅是日常交往工具，也是升学、就业、创业和获取外部信息的重要能力[4]。随着互联网和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国家通用语言还成为青年群体开展网络社交、获取公共信息和参与跨区域交流的重要媒介。但民族语言并未完全退出社会生活。

二、调查设计与结果分析

（一）调查设计

为考察凯里市居民国家通用语言的掌握程度、使用场景及语言态度，本文在文献梳理和实地访谈的基础上开展问卷调查。调查对象为凯里市15周岁以上居民，调查内容主要涉及受访者基本信息、国家通用语言能力、不同社会场景中的语言选择，以及居民对国家通用语言推广和民族语言传承的态度。

本次调查采取现场调查与线上调查相结合的方式，共回收有效问卷316份，调查对象包括城区居民、城郊居民和民族村寨居民。在民族构成方面，苗族受访者237人，占75.00%；侗族31人，占9.81%；汉族42人，占13.29%；其他民族6人，占1.90%。从年龄结构看，15—39岁受访者共178人，占56.33%；40岁及以上受访者138人，占43.67%，样本基本覆盖了不同代际群体。

（二）国家通用语言掌握程度及其群体差异

调查显示，受访者对国家通用语言的掌握程度总体较高。316名受访者中，192人表示能够熟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占60.76%；83人表示比较熟练，占26.27%；32人能够进行简单交流，占10.13%；9人基本不会使用，占2.85%。能够熟练或比较熟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的受访者共275人，占87.03%。

从年龄差异方面进行观察，青年群体在国家通用语言能力上变得比中老年群体更为出色。在15至24岁的受访者之中，能够熟练或者比较熟练地运用国家通用语言的人员占据了97.56%，25至39岁的群体这一比例为88.54%，40至59岁的群体占比是84.09%，60岁、60岁以上的群体占比为72.00%。可以发现，年龄越大，对于国家通用语言的熟练程度也就越低。受教育程度对于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同样有着显著的影响。小学学历、小学以下学历的受访者里面，熟练或者比较熟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的人员占比为61.70%，初中学历的群体占比是78.31%，高中学历或者中职学历的群体占比达92.31%，大专学历、本科学历的群体占比为97.80%。这说明学校教育是居民获取、提高国家通用语言能力的重要途径，随着教育年限的增加，语言规范程度、综合运用能力通常也会随之提高。

（三）不同社会场景中的语言使用及居民语言态度

凯里市居民的语言选择呈现明显的场景差异。家庭交往中，主要使用民族语言的受访者占55.70%，主要使用国家通用语言的占26.58%；在村寨邻里交往中，前者占48.73%。相比之下，国家通用语言在公共场景中的使用率明显提高：学校或工作场景中占69.30%，政务办理、医疗咨询等公共服务场景中占87.03%，网络社交中占79.43%。总体来看，凯里市形成了“公共场域以国家通用语言为主，私人和文化场域保留民族语言”的语言分工。

居民对国家通用语言社会价值的认可度较高，认为其对个人发展“非常重要”或“比较重要”的占92.41%，对推广表示支持的占90.50%。学校教育、就业和外出务工、跨区域交往及子女教育是主要影响因素。

三、凯里市国家通用语言推广的作用机制

（一）国家语言政策提供制度保障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不断推进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及普及工作，并将这项工作与基础教育、就业培训、乡村振兴、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相融合，为凯里市国家通用语言推广奠定了制度基础。国家语言政策不仅规定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教育、公共服务和社会交往中的基本地位，也为民族地区居民接受教育、参与市场活动、融入现代社会创造了语言条件。地方政府在落实相关政策时，在政务服务、学校教育、公共文化等领域强化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使用；在民族村寨的日常生活和文化活动中，尊重民族语言的正常使用，防止将国家通用语言推广简单理解为对民族语言的排斥或替代[5]。

（二）学校教育发挥代际传递作用

学校教育是国家通用语言普及的基础性渠道。相较于社会交往中的自然习得，学校教育具有系统性、规范性和持续性，能够为学生提供稳定的语言学习环境。对于民族村寨儿童而言，学校不仅是学习国家通用语言的重要场所，也是其接触更广泛社会信

 Copyright ©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r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息和社会关系的重要平台。学校教育还具有明显的家庭辐射效应。学生在学校获得语言能力后，往往会将其带入家庭和社区，促进父母及其他家庭成员接触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由此，学校教育形成了“个体习得—家庭扩散—社区传播”的语言推广机制。从调查结果看，受教育程度越高，居民熟练或比较熟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的比例越高，也说明学校教育在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6]。

（三）人口流动和发展需求激发内生动力

人口流动和发展需求是激发内生动力的重要因素，也是凯里市国家通用语言得以扩展的关键社会条件。居民因外出求学、务工、经商或返乡创业等原因，进入更为多元的交往网络之中。在跨区域交往过程中，国家通用语言具有较强的通用性，能够降低沟通障碍，提高信息获取和资源对接的效率。随着就业市场不断扩大、产业结构持续调整，国家通用语言逐步与个人发展机会产生联系。青年群体通常将其视为升学、就业、创业的重要能力，中老年群体则主要是在政务办理、医疗服务、市场交易等具体事务中产生使用需求。国家通用语言学习逐渐从早期的政策要求转变为与现实生活和发展机会紧密相连的主动选择。

四、国家通用语言推广的社会价值及其边界

（一）拓展社会交往范围，促进区域融合

随着人口流动和城镇化不断推进，凯里市居民的社会交往范围持续拓展，国家通用语言在人员往来、公共文化活动和区域合作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显著。从社会融合的角度来看，国家通用语言有助于减少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沟通障碍，进而增强公共交往的便利性。特别是在教育、就业、政务办理、公共服务等领域，国家通用语言可为不同群体营造较为统一的交流环境[7]。国家通用语言的推广应当服务于社会交往和公共服务，不应被视为对民族语言文化的否定。

（二）降低公共服务和市场交易中的沟通成本

在政务服务、医疗服务、教育咨询以及市场交易等场景中，清晰、规范的语言表达有助于提高信息传递效率，减少理解偏差。国家通用语言的普及能够增强群众理解政策、表达诉求和使用公共服务的能力，也有利于外来人员与本地居民开展商业合作。对民族地区而言，国家通用语言能力的提高有助于居民突破原有的生活圈层，获取更多就业信息、市场信息和公共资源。尤其是在网络购物、直播营销、文旅产业发展过程中，国家通用语言能够帮助地方经营主体扩大信息传播范围，提高产品和服务的市场适应能力[8]。语言能力无法单独决定营商环境和治理效能，政务流程、信息化水平、服务意识和制度执行力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9]。因此，在论述国家通用语言的社会作用时，应避免将其视为优化营商环境的唯一因素，而应将其看作公共服务模式和市场交往模式中的基础性条件。

（三）支持特色产业和民族文化传播

国家通用语言为凯里市特色产业连接外部市场提供了重要媒介。民族手工艺、特色食品、民族医药和文旅产品的品牌推广、网络营销和跨区域销售，都需要经营主体具备一定的国家通用语言表达和市场沟通能力[10]。通过国家通用语言宣传、网络平台运营和跨区域展销，地方文化资源能够突破地域限制，获得更广泛的传播空间。国家通用语言在这一过程中主要发挥信息传播和市场连接功能，为民族地区特色产业发展提供了新的语言条件。同时，民族文化的市场化传播也应避免过度符号化和表层化。国家通用语言可以扩大民族文化的传播范围，但文化内容的真实性、主体性和社区参与同样重要。只有将语言推广与民族文化保护、社区发展和产业规范结合起来，才能实现文化传播与地方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

参考文献

[1] 苏新春 . 践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 加强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 [J]. 中国民族教育，2026（06）：12-15.

[2] 马玉秀 . 中小学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在乡村文化振兴中的实践价值与实现路径 [J]. 嘉应文学，2026（11）：160-162.

[3] 陈丽湘 . 论新时代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普及 [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06）：164-174.

[4] 石琳 . 民族地区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协同共进路径 [J]. 民族学刊，2021（08）：46-53.

[5] 常安 . 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民族地区的推广和普及——从权利保障到国家建设 [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01）：1-10.

[6] 石琳 . 精准扶贫视角下少数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深化的策略 [J]. 社会科学家，2018（04）：150-156.

[7] 周庆生 . 中国“主体多样”语言政策的发展 [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02）：32-44.

[8] 陈章太 . 当代中国的语言规划 [J]. 语言文字应用，2005（01）：2-12.

[9] 林婷婷 . 贵州民族地区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价值与路径 [J]. 贵州教育，2025（10）：53-55.

[10] 沈松钦 . 贵州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的政策文本研究 [J]. 贵州教育，2025（09）：8-10.

Copyright ©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r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